

愛人同志——序

施寄青

第一次看到何春蕤的文章感到萬分驚喜，只覺此人的文章「鞭辟入裡，不愠不火」，別有一種冷靜的說服力，那時我還不知她是男是女，頻頻問諸親好友是否看過她的文章，後來才知道她是女性，更是喜上加喜。四十年來，女性寫出來而見諸報章雜誌的文章，多是軟調子的訴求，直至龍應台出現。近年來，評論文字寫得好的女性愈來愈多，她們所持的觀點，不僅獨樹一幟而且擲地有聲，打破了「男人重理智，女人重感情」的刻板印象。

不過在眾多寫評論的女性好手中我仍偏愛她的文章，因為那種冷靜的說服力並不容易掌握。

後來應看到卡維波的文章，此人名字雖然怪裡怪氣（後來才知道他的名字是將三位大師中文譯名的第一個字加起來的，三位大師是卡納普、維根斯坦、波普），文章倒是一點不怪，難得的是他能化繁為簡，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將複雜的問題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完全沒有掉書袋的毛病。

再後來，我才知道他們是夫妻，卡維波是家庭主夫，何春蕤在大學教書。他們兩人對自己的

角色非常自在，這是我看過最富平權精神的婚姻關係。雖然在我所處的圈子中，不乏有許多夫妻相互尊重的美滿姻緣，但若以純粹女性觀點來檢視，多少仍留有男尊女卑的遺跡。即便為妻的頗自在，但整個家庭結構，仍以丈夫的事業為主。這樣的平權，也只能說是小腳放大。

很多人以為夫妻是情愛的結合，愛情無所謂平權不平權，而且兩者往往是不相容的，這是周瑜打黃蓋的事，「愛到深處無怨尤」。殊不知愛情這東西正是「愛到最高點，心中有平等」。真正的愛情是立足於平等上的，若雙方不以平等相待，愛情絕對有時而盡。

試問一個人在何時最看重他的愛人？只有在最愛的時候，唯恐讓對方受委屈，絕對尊重對方的自主。隨著激情過去，又落入傳統「男主女從」的窠臼中，愛情自然會消失。

情愛並非不能持久，平等是愛情的固著劑，正如沖洗照片一定要用定影液，才能使影像永固。但要講平等，雙方必須都是獨立的個體，才有能力華山論劍。

何春蕤與卡維波平等互惠的關係（卡維波亦曾擔任過很久養家的責任，如今因要專心寫論文，因此由何春蕤養家），可以比擬沙特和波娃。給男女的情愛樹立了新的典範，也使世間男女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既作愛人，亦是同志（以往只有男人跟男人才有可能成為知己）。

身為兩性平權的推動者，他們令我既感動又欣喜，不論是他們的文章，亦或是他們的婚姻關係。